

38 黑石關下

當馮玉祥的情緒逐漸冷靜下來之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把韓復榘、石友三再召回自己身邊。

馮玉祥與宋哲元、石敬亭、曹浩森商量辦法。馮命宋等設法「勸韓速回」，於是劉郁芬、宋哲元、孫良誠等馮軍將領聯名致電韓復榘、石友三，謂：「本軍非兩兄固無以成今日之盛；抑兩兄苟非憑藉團體共同奮鬥，則亦何以有今日？」指出蔣介石好用權術，「非可共事之人」，「本軍朝被消滅，則兩兄夕被解決」，並稱「今日之事，團體之存亡、國家之存亡，皆懸於兩兄之手」，軍朝被消滅，則兩兄夕被解決」，或「集合兵力，擇險固守，俟機馳騁長江上下游」。(註一)

(註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大事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

眾袍澤關於蔣介石的評論，韓復榘完全認同，但若他要再回頭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自綏遠歸隊之後兩年中所遭遇到的風風雨雨，已使韓真正領教到什麼是「人言可畏」，什麼叫「口是心非」。韓覆電眾袍澤稱，馮玉祥之去留「關於國家存亡及數千萬之生靈塗炭，能不能放下屠刀，皆懸於兄等之手，千載一時，萬勿蹉跎」。(註二)

馮玉祥試圖通過韓復榘、石友三當年的部屬及好友，向韓、石表明心跡，可謂用心良苦。馮對曾在韓、石兩部擔任師長的丁漢民說：「韓之叛變，實不明長官之意也」(註三)；對曾在韓、石兩部擔任師長的張凌雲及韓的摯友聞承烈說：「韓、石之事，余事前實不聞知，故未得設法勸阻防備，昏聩糊塗，一至於此！」(註四)

六月十日，馮玉祥派王瑚赴鄭，與韓復榘秘密接洽。王無功而返。

馮玉祥認定，此次事變為首者必是韓復榘，故而又對韓、石、馬進行分化瓦解：「電令馬鴻逵速西來，如不能，可對韓虛與委蛇。又電石友三，如勸韓不聽，亦可取同一態度，此次事變，咎在韓氏一人，餘皆無罪。」(註五)

「養電」發表次日(二十三日)，馬鴻逵率暫編第七師西撤到達洛陽。韓復榘派參謀長李樹

(註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大事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

(註三)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註四)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

(註五)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春微服訪馬，邀其共同發動。馬雖早有脫離馮軍之意，並曾向韓透露過，但事到臨頭，仍躊躇良久，畢竟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而且其父馬福祥尚在馮玉祥處。馬再三追問：「養電」發布後，馮有何反應？這次行動有多大把握？最後終於痛下決心，說：「我現在就去見韓主席！」馬見到韓，大哭一場，發誓要與韓一致行動。韓請他先東開，待自己集合好部隊即隨後跟進，會師鄭州。

馬鴻逵（一八九二—一九七〇），字少雲，甘肅省臨夏縣人，回族，豪門出身，為西北名宦馬福祥之子，畢業於蘭州陸軍武備學堂，因得其父提攜，少年得志，二十二歲即任袁世凱之大總統侍從武官，三十歲任北洋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三十一歲授「銳威將軍」，是時韓復榘還在馮軍任團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馬福祥將其子引薦給馮，馬從此加入馮軍集團，歷任旅長、師長、軍長。北伐後，全國軍隊編遣，馬部未進入國軍正式編制，被馮縮編為暫編第七師。

馬鴻逵在北伐時期歸孫良誠節制，豫東大戰時，馬攻山東曹縣，與孫發生齟齬，馬以己非馮嫡系，備受排擠，而漸生離意。北伐結束後，馮玉祥又派嫡系將領過之綱到馬部任監軍，馬去意愈堅。此次馮軍西撤，馬率部自魯西行至鄭州，曾去拜訪韓復榘。韓過去對這位來自西北的回族將領一向很照顧，馬亦視韓為馮軍嫡系將領中唯一知己。二人交談中，韓向馬透露自己反對西撤的意見。馬脫口說出：「我也不願參加！」旋又後悔失言，唯恐彼是奉命試探其心跡。韓查覺到他的惶恐，乃撫慰之：「我說的是真心話，請勿見疑。」（註六）自是，韓、馬之間至少在反對西

（註六）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第一百三十六頁。

撤問題上達成共識。

截止到二十三日，自陝州東開的第二十師的兩個旅已陸續到達洛陽，一路上與西撤的孫良誠軍梁冠英師的兩個旅擦肩而過，並未發生任何衝突。究其原因，若以孫部全不知情，誤認為韓部是奉命東開，另有任務而未加阻攔，恐難以令人信服。按二十師五十九旅第四團團長史慶棠的解釋，一是馮軍將領普遍反對馮玉祥的西撤計畫，同情韓復榘的立場；二是同為西北軍老人，不忍自相殘殺；三是不排除有人希望通過韓部異動，迫馮改變西撤初衷。（註七）

第二十師自陝州東開洛陽之情形，可以五十九旅第四團為例說明。據該團團長史慶棠回憶：二十日，四團正在陝州附近張村鎮南面的大山中剿匪，突然接到旅部命令，飭速赴陝州東關集合。史率部到達陝州東關時，五十九旅已東開，旅長徐桂林派便衣兵轉告史，限其率部於四天內趕到洛陽。是時孫良誠軍梁冠英師之一部恰在陝州車站下車。

史慶棠率部到達陝州以東十八里的會興鎮時，團副張廷彥密告史：「剛才聽到一位同學說，韓主席已經倒戈投蔣，如果屬實，我們應該怎麼辦？」史回答：「這只是傳說，沒有命令，我們還是走著看吧。」

部隊到達張芳鎮時，史集全團官兵，問大家聽到什麼消息沒有？眾人面面相覷，皆默然。史估計大家都已知道，只是不敢冒昧輕言，於是說：「我倒聽到一個消息，說是韓主席已經離開

（註七） 史慶棠：〈「甘棠東進」親歷記〉，《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十六頁。

了馮總司令，如果這話是真的，馮、韓都是我們多年相從的老長官，我們應該怎麼辦？是遵照馮總司令的命令向西呢，還是遵照韓主席的命令向東呢？」大家沉默片刻後說：「馮總司令和韓主席都是我們的老長官，但比較起來，韓是直接的，同時還有旅部的命令，我們遵令東進為是。」史又問：「繼續東進，必有阻攔。如遇阻攔，是聽任繳械呢，還是硬打硬衝？」大家說：「硬打硬衝！」於是全體做好戰鬥準備，繼續東進。

史團進至峽石，遇二十師炮兵團，因不明對方態度，乃未打招呼，擦身而過。史團行至觀音堂鎮，正在街邊休息，恰逢梁冠英師戴藩周旅迎面開來，雙方未發生任何衝突。史團繼續東進，在路上又迎面遇上樑師張盛榮旅，遠遠聽到張旅發出「立定」口令。史慶棠疑心張旅欲加攔截，乃率四團離開大路，進入右邊山區，意欲經鐵門，繞道宜陽，前往洛陽。史團還在途中，韓部東進行動已向世人公開，第二十師因時間緊迫已離開洛陽，史乃改變計畫，取道臨汝、禹州直接來到鄭州與二十師會合。(註八)

駐防臨汝的二十師六十旅第三團團長李益智接到東開命令後，來不及到陝州集合，直接率部趕赴洛陽。李到了洛陽，立即去見韓復榘。韓問李：「我是不往西去了，你怎麼樣？」李答：「主席到哪裡，我就到哪裡！」韓點頭道：「那好，快去到軍需處領三千塊錢，隊伍到齊，即向偃師

(註八) 史慶棠：〈「甘棠東進」親歷記〉，《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十六頁。

集中。」（註九）

二十四日，二十師所屬三個步兵旅、一個炮兵團、一個騎兵團和一個新兵團，除少數部隊（五十九旅史慶棠團和炮兵團尚在途中）外，均已集中洛陽，因東進行動業已公開，為防馮軍圍追堵截，部隊必須立即東開鄭州。

是日晨，韓復榘在洛陽西工兵營集合二十師官兵講話，大意略謂：豫、陝兩省，連年災旱，百姓全都沒有吃的。這次大軍西撤，人馬眾多，又將如何維持？我們打了幾年的仗，官兵傷的傷、死的死，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主張和平，才由陝州回來。你們想一想，願意跟我走的，蹲著別動（當時官兵全體席地而坐，所謂「蹲著」即是「待著」之意），不願意跟我的，可以站起來走，我決不勉強云云。韓等待片刻，見無人站起來，便大聲說：「好！全願跟我走，那我們就一起走！」

方在西撤途中的龐炳勳師已行至鞏縣，正堵在韓部東進的鐵路線路上。韓復榘自陝州回到洛陽後，曾屢次給龐打電話聯絡，都接不通；派參謀李桐溪去見龐，也沒消息（後來才知道李已被龐扣留）。韓正在困惑中，突然接到馬鴻逵自偃師發來的加急電報，報告龐在黑石關構築工事，攔截東進部隊。刻下所部已與龐部交火，部分部隊已衝過黑石關，正向鄭州挺進。

韓復榘聞訊先是愕然，繼而言出激憤：「龐癩子真不是東西！我在西來的時候，路過鄭

（註九） 李益智：〈行伍升遷〉，《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七頁。

州，與他和馬少雲（鴻逵）會面，探問過他（對西撤計畫的態度），他痛哭流涕地說總司令排外，他的部隊打過多少次硬仗，損失很大，不給一點補充。總司令待人不公，他們有如『孤哀子』，沒人管等等。那時我很同情他，百般安慰他。誰知這小子反覆無常，盡是假的，非揍他不可！」（註一〇）

蓋馬鴻逵師乘火車東開，行抵孝義車站時，龐炳勳派人登車，邀馬及其參謀長羅震下車吃飯。馬是個細心人，對龐素不信任，待來人走後，對左右說：「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謝絕來往！」隨即下令開車。龐又派人強行登上機車，企圖阻止火車啟動。馬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使火車衝出車站。月臺上龐部士兵慌亂中向火車開槍。馬部官兵乘坐的火車開足馬力，衝過黑石關，但仍有一旅之眾被檔在黑石關以西，後隨韓部協攻黑石關未果，遂繞道趨赴鄭州。

其實龐炳勳早已有意脫離馮軍，一九二七年「牧馬集之役」時即與蔣介石暗中聯絡，後因故未果。北伐結束後，他見馮玉祥與韓復榘日見疏遠，曾多次向韓表示欽慕之意，甘願追隨驥尾。此次韓突然宣布脫離馮集團，實出龐之意料，二十四日，馮玉祥又密電龐攔截韓軍於黑石關。在龐看來，韓之東進太過冒險，設若與之一致行動，自己多年苦心經營的這點家當很可能會付諸東流，不如在黑石關據險設伏，攔截韓軍，無論成功與否，皆可表明效忠團體的一片赤誠，或許還能改變自己在馮軍中的「孤哀子」地位。此外，龐部團長李克信是馮玉祥派來的「監軍」，龐一

（註一〇）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八頁。

舉一動皆在馮掌控之中，豈敢造次。二十六日，從洛陽西工逃跑出來的馮之親信徐惟烈又來到龐軍督戰，這時龐已無任何選擇餘地。

有人講，龐炳勳阻擊韓軍是為報當年「歸德之役」的一箭之仇，此說實在是小看了他。龐多年來在幾大軍頭的夾縫中摸爬滾打，或榮或辱、或沉或浮，始終占有一席之地，自有其圓通練達的處世之道，焉能如此小肚雞腸？更何況，當年韓、龐之間的芥蒂早已冰釋。

由於龐炳勳節外生枝，孫良誠又跟蹤而來，韓復榘決定不管第二十師是否全部會合，集結在洛陽的部隊務必於二十七日晚東開鄭州。

由於東進行動業已公開，再限制李興中等人的自由已無意義，韓復榘於二十五日下午來到「廣寒宮」向眾袍澤話別。韓一進門就連聲問：「李師長呢？」李興中等出來見過。韓告訴他們：「現在我要走了。聽說少雲（孫良誠）的隊伍追下來了，龐癩子也在東邊截著，我不能在此久停。你們各位若願跟我走，我是很歡迎的，否則我也不勉強。」眾人忙不迭道：「那我們留在這裡好了！」

韓復榘離開後，守衛「廣寒宮」的士兵亦隨之撤走。獲得自由的李興中等人立刻轉移到一座空營房裡，初以為韓部已上路，便找來筆墨紙硯，準備寫安民告示，收拾洛陽局面。不料李的副官打探消息回來說：韓尚未走！眾人嚇得又將文房四寶藏了起來。次日晨，一位軍法官滿頭大汗跑來說：「你們大家快快躲開此地，韓主席已派兵來抓你們，並說要把你們全殺掉！」眾人聞言

色變，忙隨吳錫祺跑到洛河北岸的一個小土埂下藏起來。(註一一)

原來韓在點驗部隊時，發現有一兩個營不知去向，據報是有人在西工兵營策反部隊。韓即令手槍營長楊樹森帶兵去西工搜查，如發現有人敢截留部隊，立即正法。方才那位軍法官聽說這事，誤以為韓要派兵去殺李興中等人，結果造成虛驚一場。嗣後查明，在西工策反部隊的確有其人，原來就是前兩天與孫桐萱一起洗澡後潛逃的徐惟烈！待楊營長趕到西工時，乖巧的徐早跑到孝義，監督龐炳勳去了。

一年半後，韓復榘主魯，「死裡逃生」的聞承烈、余心清和梁式堂先後赴山東任職，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九六〇年代，有人就此事當面問及聞承烈：韓復榘當時果真曾派人去殺你們？聞笑道：「韓向方什麼時候殺過西北軍的弟兄？那完全是一場誤會。再說了，韓向方和我是什麼關係，他要殺我？笑話！」

三十一日下午，李興中一行回到華陰，向馮玉祥報告在洛陽被韓復榘軟禁經過。馮似有所悟，問鄧哲熙、傅正舜等省府廳長：「韓在河南當主席，你們有沒有難為他的地方？」鄧說：「用人、行政，事事全聽他的呀！」傅也說：「韓要用錢，我們一向如數照給，並沒有遲誤過呀！」都是一臉的無辜。馮說：「全是由於我一個人昏聩糊塗，叫大家受驚。可是韓這回事，你們全打算把

(註一一) 吳錫祺：〈廣寒十友〉，《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一百七十三頁。

我蒙在鼓裡，把我的眼睛、耳朵全堵得緊緊的，叫我一點也不知道，不知你們是什麼意思！」最後歎了口氣就散了。（註一二）

幾十年後，時過境遷，鄧哲熙撰文承認：「韓當河南省主席後，因為省府全班人馬都是直接給馮辦事的人，他不能為所欲為，所以經常不問省府之事，常常外出巡視。」「韓當主席後，各廳廳長還是馮兼主席時期的原班人馬，韓不能隨便撤換，只不過當了一個空頭主席而已。」（註一三）

二十六日傍晚，儘管還有一個步兵團和炮兵團尚未到達洛陽，部隊還是按預定計畫在洛陽車站集合，整裝待發。出發前，韓復榘又召集總指揮部各處人員開會，就發動東進之初衷做進一步的陳述，最後，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就這麼幹了！你們大家有什麼意見？不願意跟我的，可以隨便。」稍等片刻，韓見沒人提出異議，便點名問參議田文忠：「田先生，你怎麼樣？」田應聲道：「一定跟著總指揮走！」韓連聲說：「好，好。」（註一四）

田文忠是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生，原是西北軍鋼甲車團團長，初入韓幕不久，暫時給了個「參議」的名義，因此韓對他很客氣。

（註一二）吳錫祺：〈廣寒十友〉，《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一百七十四頁。

（註一三）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四十七頁。

（註一四）田文忠：〈追隨韓復榘投蔣〉，《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頁。

會後，韓復榘下令全體官兵登車，一律不准帶行李，部隊皆輕裝出發。另留下新兵一團由孫桐萱指揮，向西布置警戒。

是日夜，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的專車因車輛擁塞而停在偃師車站，據報二十師第六十旅被龐炳勳師阻於黑石關，韓復榘下車，親赴前線指揮作戰，參謀長李樹春率騎兵團留守偃師，擔任預備隊。

黑石關位於鞏縣西南二十五里的上司鎮，北臨黃河及隴海鐵路，南倚嵩山，東濱洛水，為洛水津渡處，故亦名「黑石渡」。洛水東有黑石山，與邙嶺夾岸，相對如門，為驛路咽喉，關以山為名，扼鞏、洛之中，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龐炳勳師在黑石關附近幾個山頭構築工事，據險以守。

韓部二十師擔任攻堅任務的是第六十旅，另有馬鴻逵部一旅協攻，向黑石關頻頻發起進攻，遭到龐軍頑強抵抗。部隊在強渡洛水時傷亡很大，戰鬥持續至翌日上午十時，六十旅付出慘重代價，兩位團長負傷，三團團長李益智被俘。旅長萬國楨率殘部繞道黃河北岸去開封，所部唯一保存比較完整的張青秀團進了山，出鄂嶺口，奔禹縣。

留在洛陽殿後的孫桐萱一直沒有接到來自黑石關方面的消息，只聽說孫良誠之梁冠英師一部已接近洛陽，為避免兩軍接觸，傷了和氣（孫軍進展極慢，顯然是不願與韓軍兵戎相見），乃於二十七日中午率部乘火車離開洛陽東開。

孫桐萱在偃師車站見到李樹春及總部人員，才知道黑石關戰事很不順利。李對孫說：「主席走時曾研究過，如黑石關通過，我們可以繞道鄂嶺口、登封向開封轉進，你看怎麼辦？」孫也同意不能在此久留，免遭東西兩面夾擊之虞，遂下令總部各處人員一律下車，只帶重要文件、器材，笨重物資及行李一概拋棄，在騎兵團掩護下，徒步進山，出鄂嶺口，向登封前進。臨行前每人向軍需處領銀元五十元為路費，分途出發。

從偃師到登封計三十一公里，山道坎坷崎嶇，全是砂石路，號稱「十八盤」，行走艱難。當日傍晚，李樹春、孫桐萱等總部人員方走出鄂嶺口，來到中嶽廟，這裡距聞名華夏的少林寺已經很近了。

位於登封縣的道觀中嶽廟是一組仿北京故宮的龐大建築群，占地三十七萬平方米，其宏模巨制，不僅在河南，即是在全國的寺廟中也是首屈一指。

少頃，聽說韓主席馬上就到，李樹春、孫桐萱等立即前往鄂嶺口外迎接，只見韓復榘帶著一名隨從風塵僕僕而來。李、孫等趨前詢問黑石關戰事。韓說：「六十旅全打光了。黑石關形勢很險，前面有條大河，部隊在敵前渡河強攻，傷亡很大，攻了幾次不成，我聽說你們已在偃師下車進山，遂令各部隊相機繞道東進，各走各的。我身邊還有幾十名手槍隊，現在後邊。」（註一五）

韓復榘等來到中嶽廟，休息幾十分鐘，正準備吃晚飯，忽聞槍聲，據報是龐炳勳部騎兵跟蹤

（註一五）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九頁。

而至。韓命新兵團擔任掩護，其餘人員徒步向禹縣轉進，次日下午才到達目的地。

龐炳勳部騎兵只是奉命驅趕，並未繼續追擊。

韓復榘等在禹縣休息兩天，一面與各方聯絡，同石友三、馬鴻逵約定在鄭州會面。三十日，韓帶參謀長李樹春及總部必要人員在石友三派來的部隊護送下前往許昌，次日在許昌與自南陽趕來的石友三匆匆晤面後，當晚即乘火車赴鄭州。孫桐萱率總部其他人員及新兵團徒步經許昌赴開封。孫一行到達開封時，韓復榘也趕到了。

二十師第五十八、五十九兩旅取道鄂嶺口、登封、禹縣會師開封；未跟上大隊的五十八旅陳友賢團、五十九旅史慶棠團和六十旅張青秀團約三千人經禹縣、許昌，沿平漢路徒步走到和尚橋車站，登上總部派來的火車。到達鄭州時，韓復榘親自到車站迎接，見面後韓連聲說：「大家來了就好，大家來了就好！」

二十師炮兵團（團長李軒德）自陝州東進洛陽途中，因走漏消息，在峽石鎮被梁冠英師繳械，李團長被放歸韓部。

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至此告一段落。

六月七日，龐炳勳來到華陰向總司令述職，報告在黑石關截擊韓部情形，並出示勸韓及早悔悟之信，受到馮玉祥的誇獎。九日，龐向馮辭行，馮「步行送至郊外，珍重而別」。鑑於以往在馮軍中，龐一向是眾將笑罵的對象，即使是日前，孫良誠在洛陽與李興中等人談話，仍直呼「龐

癩子」如何如何。馮乃勸告諸將：龐「此次對我團體，赤膽忠肝，令人感泣，應當與聯絡，以增情感」。(註一六)

三年後，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就是這位「赤肝忠肝」的龐炳勳奉蔣介石之命前往討伐，只是在二十九軍將領揚言「龐癩子要是敢去打馮先生，我們就打斷他另一條好腿！」之後才停止進攻。事後，馮難過地說：「我在察哈爾抗戰的時候，他（指龐）受了別人的慫恿，要到察哈爾去當主席，要領著頭去打我。」(註一七)馮在察的抗日活動失敗後，無處可去，最後還是韓復榘派專車把馮體面地接到山東泰山。

(註一六)《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註一七)馮玉祥：《我的抗戰生活》，第四十五頁。



第十七師師長馬鴻逵



第十四師師長龐炳勳